

# 复制与变形:美国小说《拉格泰姆时代》所引起的哲性之思

汤 瑶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拉格泰姆时代》是美国犹太作家多克托罗的第四部小说。小说中描写了一系列复制和变形的意象,引起读者对于自身生存状况的深切思考。文章通过分析认为,这些意象和写作手法反映了后工业时代机械复制对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以及变形思想在抵制复制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文章旨在阐明在这一对哲学上二元对立的观念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互冲突的辩证关系,传达作者多克托罗关注社会与人类命运的人文主义倾向。

〔关键词〕 复制; 变形; 危机; 人类命运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115-04

美国犹太小说家 E·L·多克托罗的《拉格泰姆时代》自 1975 年面世以来,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被称作是“获得了来自评论界和读者圈双重好评的严肃作品”<sup>[1]</sup>,并囊括了“美国书评人协会奖”等一系列荣誉,但它简单的情节,蒙太奇式的叙事,以及将真实历史人物混入虚构世界的做法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在 Frederick R. Karl 看来,这部作品根本不能被称之为严肃小说,它像“MGM 和 RKO 公司于 20 世纪 30 年代打造的音乐喜剧式的娱乐品”,能够“满足几乎所有人的口味”<sup>[2]</sup>。哈罗德·布鲁姆也认为,很显然,作品的价值被高估了,“在 25 年后重读这部有魅力的罗曼史,却发现它远非多克托罗最杰出的作品”<sup>[3]7</sup>。由此看来,学界批评的焦点无非是,《拉格泰姆时代》虽然创作手法新颖,情节引人入胜,能攫取普通读者的目光,却缺少所谓的思想深度和诚意。然而在笔者看来,这部小说中很多主题以及创作手法,尤其是对复制与变形这一哲学上二元对立观念的探讨,揭示了作品绝非表面理解的那样浅显,它体现了多克托罗对后工业时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思考和人文关怀。

—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中,本雅明提到,人类进入 20 世纪,伴随着工业技术的进步,面临着很大危机就是产品的批量复制。当然,本雅明的研究局限于艺术本身,但在《拉格泰姆时代》中,这种复制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技术变革所引起的工

业品的复制,也包括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思想复制,正如小说所陈述的那样,“抄袭、复制的价值到处可见”<sup>[4]97</sup>。在这个时代,默默无闻的穷小子福特发明了流水线,成为手握巨大财富的资本家,他让“汽车装配线上的各种操作分成一道道最简单的工序,使任何傻瓜都能胜任”<sup>[4]98</sup>,工人们只需处在同一位置,重复工作,就有一模一样的福特汽车从生产线上源源不断地下来。在建筑界,来自于欧洲各国的石料、雕塑、大理石楼梯等被巨轮从大西洋彼岸运过来,就好像“欧洲正被拆卸,一种新的美学在艺术和建筑中诞生了”<sup>[4]13</sup>。在美国访问的弗洛伊德不由惊叹,美国正在“照搬欧洲的艺术和建筑风格”<sup>[4]28</sup>,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巨大的复制品,一个“冒牌货”。小说的关键人物小男孩,显然也意识到了生活中复制力量的存在。他经常站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并不是出于爱美的虚荣心,而是“他发现镜子是自我复制的一种手段”,镜子制造出来另外一个自己,“两个自我面面相觑而谁都无法称自己为正身”,他觉得“他再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了”<sup>[4]84</sup>。也就是说在后现代文明中,“具体世界里的诸般现象以镜像的形式反射在自身之上”<sup>[5]</sup>,人们往往迷失在自我和假象中,分不出现实与非现实,辨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拉格泰姆时代》中有名的逃脱大师胡迪尼,他就是一个迷失在虚幻世界里的人物。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不断的重复逃脱的经历。他把真实的世界与他从事的职业等同,将生命降格为一个又一个的表演、把戏,拒绝变化,拒

绝现实世界的触碰,所以在母亲死后,他迷恋上鬼魂等虚幻的东西,精神完全崩溃。

本雅明认为,技术复制在大工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众多摹本取代了独一无二的艺术真品,本真性的判别标准开始坍塌。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艺术真品的“独一无二性”<sup>[6]4</sup>,即原创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唯一的存在,无法被取代的特质。而复制品的大量出现却打破了这一规律,让物体的“个性”受到威胁,或者说,使物体丧失了个性,却拥有了集体的属性。多克托罗创作这一小说时已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无疑他也意识到了后工业社会中大批量复制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内容上,也是形式上的。因此,除了小说中大量使用的镜子、电影等复制的意象,在叙述方式上,他模仿了福特汽车的生产方法,为了提高效率,为了维持“不断前进的步伐”,他不仅放弃了各种修辞,放弃了“大段的描述以及背景交代”,而且还“消除了叙述中各种不同因素,如言语和思想,话语和描述,历史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差别”<sup>[7]89</sup>。他采用了简单的陈述句式来讲述故事,有时候句子就是短语和单词,句子之间意象断裂,类似于电影中蒙太奇的表现手法。这使得《拉格泰姆时代》失去了传统小说中鲜明的个人风格,仿佛是从叙述流水线上下下来的一道工业复制品。小说的时代背景并不具有典型的特征,放到 20 世纪任何一个阶段同样适用,人物塑造体现的也是集体的特色。在整部小说中,作者虚构出来三个家庭作为故事的主线。其中,白人家庭和犹太人家庭的成员都没有姓名,而分别是以统称父亲(Father),母亲(Mother)等来代替,这说明多克托罗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个别人物或个别事件,而是他们分别所代表的广大群体。将小说的历史背景扩大到整个 20 世纪的美国会发现,故事中的诸多人物只是一个原型,将来的社会中还会涌现出无数个具有同种品质的人。例如,性感模特伊芙琳,利用自己的姿色引得有钱人竞相追捧,并成为媒体的宠儿,风靡全美国,她代表了美国 20 世纪娱乐圈层出不穷的美貌女星形象,“为从西达巴拉一直到玛丽·莲梦露每一个性感美人提供了模特儿”<sup>[4]60</sup>;犹太父亲从穷困潦倒的剪纸艺人一跃成为成功的电影出品人,他代表着一部分移民,依靠自己的才能实现美国梦,最终融入这个文化大熔炉;而作者虚构出来的一位黑人音乐家,科尔豪斯·沃克,在受到白人凌辱之后,集结一伙黑人用暴力来捍卫自身权利,虽然他的行动以失败告终,但“科尔豪斯”这个名字将会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黑人民权运

动所有代表人物的集体名称。

从意象到形式,作者多克托罗似乎在传达给读者某种信息,在机械复制的后工业时代,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个体主观性正遭受集体主义的威胁,个体独一无二的神秘光环正消失殆尽,共性渐渐凌驾于个性至上,就如摩根在与福特的谈话中所指出的,“说到底,部件的互换性是一条自然法则”,<sup>[4]106</sup>如果把个性化比作金字塔,那它只有在共性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而复制就是建立在共性也就是部件的互换性之上,它体现的是一种静止、停滞的思想,是对变化的否定,对已有规律和秩序的固守,以及对封闭系统的维系。作为一名人文主义作家,多克托罗深深意识到,思想复制不仅仅与 20 世纪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而且会使已经深受现代工业文明困扰的人类在精神上进一步画地为牢,自我拘禁。因此,这部小说在揭示复制危机的同时,也使用了很多变形的意象和手法,与复制的静态性、完结性不同,变形则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和过程性。

## 二

《拉格泰姆时代》的一个中心人物便是白人家庭中的小男孩,他出现在故事的始终,串联了一系列不相干的人物和线索。不同于书中其他人物,小男孩有着丰富的秘密精神世界,他对外祖父所讲述的《变形记》的故事非常痴迷,通过这些故事,他得到了一个启示:“生命的形态是变化无常的,人世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变为其他东西”<sup>[4]83</sup>,即便是看上去静止不动的东西,比如广场上的雕塑,“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不断地掉着铜屑和碎片”<sup>[8]84</sup>。可以说,变形这个意象贯穿了整部小说,它与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相关概念,比如说,“重复,易变,持续,复制等组成了一个简单的词汇——过程,过程性在《拉格泰姆时代》中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sup>[7]89</sup>。因此,这本小说本身就是一个放大的变形故事,这一点在人物的命运反复无常的刻画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故事中的犹太父亲,本来是一位东欧移民,社会主义者,后来却因为偶然发明了动画册,成了有钱的商人,最后他又摇身一变成为电影出品人,甚至是拥有高贵身份的男爵,与白人母亲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白人家庭中母亲的弟弟,最初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后来因爱恋伊芙琳却遭到抛弃,成为了一名激进的社会主义分子;黑人音乐家科尔豪斯·沃克,本来是一名温文尔雅的钢琴师,有着幸福的家庭,后因白人种族歧视走上暴力反抗道路,

饮弹而亡。在小说结尾,对无数人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艾玛·戈德曼已被驱逐出境,而原先风光无限、集万般宠爱于一身的美人伊芙琳也已“红颜憔悴,湮没无闻”<sup>[4]236</sup>。由此,多克托罗借书中小男孩之口,揭示了宇宙运转的自然规律,“一切事物,甚至包括语言,都显得无法摆脱变化无常这一原则的支配”<sup>[4]83</sup>。变化不仅仅蕴藏于四季交替、日夜更迭、草木繁衰等自然意象中,也体现在人的命运变迁、生老病死之上。正是由于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人们往往希望从现有世界中去寻找某种规律、秩序、标准等体制化的东西来寻求安全感。所以不论是对环境的变化,还是自身的变化,父亲都在潜意识地抵制着,他想象着有一种理性和道德的秩序来对抗这种变化。因此,他坚持记日记,因为这是“一种体系,语言和理性化的体系”<sup>[4]53</sup>;对于席卷社会的女权主义浪潮,他充耳不闻,反而对母亲的变化迷惑不解;他用旧的是非观念来看待黑人以及黑人的革命,与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弟弟产生巨大的分歧;对于这个世界,“他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像个异乡客”,无所适从,所以他最终失败了,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生命,“永远地回到了他的本乡本土”<sup>[4]235</sup>。

书中另一人物摩根无疑也是这种静止哲学观的持有者,他坚持认为自己代表着“那种永恒的行善力量”<sup>[4]109</sup>,会在秩序和循环往复中得到永生,这实际上是拒绝死亡的必然性,否定生命从一种形式向另外一种形式转变,否定世界万物的流动性。讽刺的是,在认为自己已经从埃及法老木乃伊身上找到永生之谜的摩根,却因为在法老陵墓中受了风寒,患病而死,临死之前,他还坚信自己不久又会回到这个世界,自己所代表的那种秩序永远不会消失。对于自我无能为力,无法去拥抱变化,创造新生,永远停留在镜像世界里的最深刻例子当属逃脱大师胡迪尼了。对他而言,真实世界只是他“施展逃脱术但无法触碰”的舞台。但是母亲死后,他发现了自己生命的荒诞性,纵然成就再高,“他也只是一个玩戏法的、要幻术的,一个魔术师而已”<sup>[4]67</sup>。他可以逃离任何束缚,可是挣脱不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他没有意识到,死亡也是一种生命的形式,它意味着变化、新生。胡迪尼对死亡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生命自我更新力量的视而不见,他将自我囚禁在一个静止、停滞的世界里,被迫“不断重复,沉溺于腐朽的虚幻中”,<sup>[7]89</sup>他象征着一种“无法丢失旧的自己,剥去表面形象本身,开始新的篇章”的失败<sup>[7]89</sup>。

然而也有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像小男孩

以及他的母亲。前文中已经叙述到小男孩迷恋着变形的故事,他深深意识到“这个世界显然是在永无止境的不满状态中组合再组合的”<sup>[4]84</sup>,变化也许就发生在眼皮底下,但更多时候是在不被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发生的,就像他曾经看到有人在溜冰,那些轨迹,瞬间就被抹去了。白人母亲也能在这个反复无常的世界里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父亲去北极考察,将公司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她时,她居然能够“滚瓜烂熟地谈论诸如成本、存货和广告之类的事情,对付款办法做了某些变动,”并且将生意发展得更为红火,她在床上也“不像以前那样过分含蓄、羞怯”,而是敢于迎着他的目光,甚至将手深入丈夫的睡衣底下<sup>[4]79</sup>。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时间的无止境流动中,一切看起来很相似,但本质上却不同了。变化往往蕴涵于相似性之中,正因为小男孩和他的母亲能意识到不变中的万变,并勇敢地去拥抱新的事物,他们才能在美国20世纪初各种思潮波涛起伏的凶险环境中生存下来,和犹太父亲一起组建新的家庭,迎接拉格泰姆时代结束后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

### 三

在中国古代曾流行着女娲造人的传说,而西方也有上帝从亚当的一根肋骨里创造出夏娃的故事,接受过生物知识的现代人则相信细胞分裂学说。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生命来源于不断复制的过程。在复制过程中会有变化的发生,也就是说,复制蕴含着变异,而变异是为了更好的复制,就像达尔文物种起源学说的进化论暗示的那样,这说明复制与变形这一看似二元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故事中的小男孩热衷于变形的故事,能从静止不动的事物中观察到细微的变化来,但他同时也喜欢重复播放的留声机以及棒球。当父亲问他为什么喜欢看棒球比赛时,他回答,“一次一次老是出现同样的情况”<sup>[4]168</sup>。沃克牺牲生命去捍卫的权利,即白人亲手恢复的福特汽车,表面上看是象征着尊严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本质上仍然是流水线上的工业复制品。而显然,小男孩,或者说小说的叙述者,意识到了隐藏在复制与变形表象下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关系,虽然书中描写的是拉格泰姆时代,但多克托罗在结尾处却点明:历史本身也“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sup>[4]236</sup>,只要时间没有停止,历史就会不断的自我重复下去。由此可见,复制与变形就像天平的两端,砝码相当,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而且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

可以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但一旦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社会以及个体的机能就会相应受到损害。后现代主义画家的安迪沃霍尔曾说过:“我想成为机器,我不要成为一个人,我要像机器一样作画”。这从侧面暴露出技术复制的一个问题,对风格与个性的否定。关于后工业时代的复制,詹姆逊曾借用福柯的理论做过精辟的论述。他提出了两个相仿但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类像”和“摹本”来解释这两种复制的差异。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书画摹本,它们都是建立在对原作的模拟之上,而且摹本和原作都是通过人为创作。而“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类像,纯粹是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产品,它将“现实与幻觉混淆起来”,对现代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性,让人“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也没有任何现实感”,也感觉不到“什么是真实的现实与存在,现代主义的孤独与焦虑感为无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所代替”<sup>[8]151</sup>。

正因为如此,《拉格泰姆时代》提出了变形的观念,并分析了这一因素对人物塑造的影响,意图用流动性、变化性来解决技术复制给现代社会造成的种种心理危机。书中,有些人接受了变化,并且成长了,有些人具有变化的潜质却没有利用好它,而另外一些人则将自己包裹在自我世界里,停滞不前,拒绝任何进步。多克托罗一直强调作家对整个社会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曾经在采访中说道:“近年来,小说进入居室,关在门内,仿佛户外没有街道、公路和城镇。我则一直致力于门外”<sup>[9]</sup>。这表明,他作为一名作家,在创作出一个文学和形式的世界之外,对真实世界中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而在 1983

年的一次讲话中,他也谈到了自我发展(self-improvement)这个问题,他说,“在我自己看来,至少从字面上看来,我们应该不同,或者说变得更好”<sup>[3]13</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格泰姆时代》是作者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财富,它激励着人类走出后工业时代技术复制的阴影,离开自我束缚的虚幻世界,朝着至臻完美的境界不断进步。

#### [参考文献]

- [1] Rodgers, Bernard F. A Novelist's Revenge[J]. Chicago Review, 27 (Winter, 1975/1976):138-144.
- [2] Karl, Frederick. More Mid-1970s: Doctorow, Sukenick, Theroux[J]. American Fictions, 1940-1980 (Jan. 1983): 514-520.
- [3] Bloom, Harold, ed. Bloom's Guide to E. L. Doctorow's Ragtime[M]. Philadelphia: Shelsea House, 2004.
- [4] 多克托罗. 拉格泰姆时代[M]. 常涛,刘奚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6.
- [5]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1997.
- [6]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M]. 李伟,郭东编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6.
- [7] Harpham, Geoffery Galt. E. L. Doctorow and the Technology of Narrative[J]. PMLA (Jan. ,1985): 81-95.
- [8] 蒋述卓.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9] Tokarczyk, Michelle M. The City, the Waterworks, and Writing: An Interview with E. L. Doctorow[J]. The Kenyon Review 17 (Winter, 1995): 32-37.

## Du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Resulted from Ragtime, an American Novel

TANG Yao

(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Ragtime is the fourth novel of E. L. Doctorow, a Jewish American writer. The novel contains a series of images about du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which arouses reader's profound concern on their existential condition.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s and writing technique, the paper reflects the influences of mechanical duplication on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life of human society in a post-industrial society. It aims to illustrat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du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binary oppositions in philosophical sense and to convey the humanistic tendency of Doctorow, who shows much concern on society and human destiny.

**Key words:** duplication; transformation; crisis; human destiny